

奔向海陆丰

■徐向前



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广州起义失败，起义军余部分别向东江、北江等地区转移。16日，其一部1000多人撤至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转战至海陆丰地区与工农革命军第2师会合，参加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久分别改称红军第4、第2师。在国民党军的重兵“进剿”下，红军粮弹俱缺，遭受严重损失，顽强坚持斗争至1928年年底。后中共东江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将红军余部陆续转出海陆丰地区。本文记述了从广州起义到海陆丰斗争的过程，起义虽然遭遇了失败，但红军和工农群众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体现了革命军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必胜信念和顽强斗争精神。

红军初创，有许许多多的部队，是赤手空拳搞起来的。

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打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好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

这样的训练，直到起义前几小时仍没有停止。眼看行动时间越来越接近，但还没有领到武器，大家都非常焦急。

这时，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工人，轻轻地敲着桌子，打破沉寂说：“弟兄们！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领不来武器，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他的话里充满着英雄气概。

“对，这位同志说得对，”党代表挥着拳头说，“我们工人阶级，从来就靠这两只手。没有枪，拿菜刀、铁尺、棍子！”“我们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工人们都摩拳擦掌说。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地把篮子放到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同志把菜篮里的菜撒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大家早有了思想准备，没嫌少。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还能多给点吗？”

“没有了。”那位女同志说，“起义以后要多少有多少。”说完就走了。

“有两支枪就不少。”党代表充满信心地说。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大家一面学着使用，一面等着起义的讯号。

那天晚上，广州城里格外沉寂，大街小巷显得十分肃静，紧张，时间过得特别慢。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

生怕它不走了，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摇摇。这时候各区的工人赤卫队也都集合起来了。正像被闸住的许多股洪水，只要闸门一开，就会奔流出来。

夜里两三点钟，市区里响起了一阵枪声。起义的主力部队——教导团行动了。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第六联队冲出了巷口。马路上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枪就被缴了。第六联队得了几支长枪，立刻武装起来，控制了大街小巷，和总指挥部取得了联系。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新的、沸腾的广州城。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宣布成立了。马路红旗飘扬，标语、传单贴得到处都是。脖子上扎红领带，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他们披着长发，拿着武器，又开始了战斗。

第六联队的一部分奉命开到总司令部（公安局旧址）附近，重新编好了队伍，领到了很多缴获的武器、弹药，部队全部武装起来了。这时它已变成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十二号一早，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大部分据点早已被我们占领，只有一些残余据点里的敌人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观音山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已从江门增援到广州，在帝国主义的炮舰掩护下，多次攻观音山。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阵地，英勇还击。这天，第六联队的任务是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作战，一部分搬运弹药。工人赤卫队的同志十分英勇，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前头的人倒了，后面的人又搬了弹药往前跑；第二个人倒了，跟着来的人又冲了上去。联队的党代表，在观音山反击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同志，你们继续战斗吧！希望你们坚决地打退敌人的反攻，守住联队的阵地。”说完就闭上了眼睛！这位工人阶级的英勇战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我记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了，只记得他的代号是“老陈”。但是，他那英雄的气概，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却令人永志不忘！

战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四面迫近，起义军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了，有些阵地不得不退出。联队的伤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

深夜，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声，接着就渐渐地平息了。通往指挥部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了，第六联队和指挥部失掉了联络。这时，幸遇到教导团的一位姓朱的同志由此过路，他一到我们就跑上来说：“老兄，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指挥部早已下令撤退了，快到黄花岗集合。”

我们和另外一些来不及撤走的人，趁天还没亮，赶到黄花岗。到那里一看，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

这时，反革命的部队已经控制了交通要道。我们不能停留，连忙向主力追赶，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太和墟赶上了教导团的同志们。

部队向广州以北的花县方向撤退。地主的民团，在通向花县的道路上设下埋伏，企图消灭我们。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到傍晚，才退到花县城。这里的反动派早已闻风逃之一空。

听到从广州逃出来的人说，反革命

正在那里大肆屠杀。广州市的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遗体。敌人就像得了“恐红病”，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一块红绸子，或者见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抓来就杀掉；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死了。但是，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活着的同志，决心继续战斗，不取得胜利誓不休。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一次英勇的革命行动。由于当时没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加之敌我力量相差太大，起义终于失败。但是，在战斗中受到考验和锻炼的一部分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了，一千二百多人撤到了花县。

十六号，在花县一个学校里，举行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行动问题。撤出的部队如改编为一个军，人数太少；编为一团，又多了些。经过讨论，决定编成一个师。可是，编为第几师呢？大家都知道，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海陆丰有个红二师。

“我们叫红三师吧！”有的同志提议说。“红三师也有了。”有的说，“琼崖的游击队已编为红三师了。”

算来算去，四师的番号还没有。于是，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全师下编为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推选叶铺同志为师长。

第二个紧迫的问题是：花县离广州太近，又紧临铁路，不能停留太久，必须马上行动。到哪儿去呢？讨论了半天，决定去北江，找朱德同志率领的红一师会合。但他们在哪里，没人知道。我们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人去打听。

这时，花县的地主武装，在城外日夜围攻。我军的供给十分困难。派出打听消息的人，一天、两天，杳无音信。等到第三天，再不能等了，我们估计，广州的敌人会很快追上，那时再走就被动了。于是，便决定到海陆丰找彭湃同志去，那里面临大海，背靠大山，而且早已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很好。

晚上，打退了围城的民团，部队开始出发了。一路经过从化、良口、龙门、杭子坦，绕道兰口渡过了东江，并攻占了紫金县等地，打退了民团的数次骚扰。以后，在龙窝会见了海丰的赤卫队，阴历正月初一，到达了海丰县城。彭湃同志在这个地区领导过三次农民起义，前两次都失败了。一九二七年十月发动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了海丰城，正式成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进行了土地革命。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 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声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像一个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的声音洪亮清晰，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了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

不久，红四师和董朗同志率领的红二师会合了。两支年轻的部队，在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打了许多胜仗。红四师先后攻下陆丰城、甲子港，拔除了隔绝陆、普两县联系的地主武装的最大据点——果龙，使陆丰与普宁连成一片。此外，还打通了向东与潮汕游击队的联系。

国民党军阀是不会让海陆丰的人民政权存在下去的，他们不久就开始了进攻，不注意巩固根据地，再加上对工农武装割据缺乏足够的认识，不积极建设革命武装，因而，经过多次战斗之后，部队的人数一天天减少。敌人的“围剿”日益凶猛。到一处烧一处，到一村杀一村。凡是红军住过的房子，他们都烧掉；凡是与红军有过往来的人，他们抓住就活埋、杀死。我军为了保存最后的一部分武装，只好又从三坑撤退到海丰的大安洞、热水洞一带的山区里，配合当地的游击队打游击。

人民永远和红军一条心。山下的青年、老人和妇女时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往山上送粮食。有时粮食接济不上，战士们下河抓小鱼，到山坡上找野菜充饥。冬天，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割草盖房子；没有被子盖，便盖着稻草过夜。敌人每到山上“围剿”，一定把草房放火烧掉，可是等他们走后，我们又盖起来。东山烧了西山，西山烧了南山。正像唐代的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所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年轻的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顽强地斗争着。

徐向前 出生于1901年，山西五台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90年逝世。



长征

第4869期

★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我是1992年入伍的。入营第一天，连队就让老兵给我们教唱军营歌曲。《说句心里话》是第一首，《小白杨》是第二首。《说句心里话》就不用说了，这首石顺义填词、士心谱曲的歌曲，不知让多少第一次在部队过春节的新兵唱得哭鼻子。“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每唱到这里，新兵们的泪水就止也止不住地流下来。当唱到“既然来当兵，就知责任大，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泪水更是流得稀里哗啦。比起《说句心里话》，《小白杨》更显得硬气和豪迈，也更能彰显热血男儿的铮铮铁骨。难怪新兵下连后，连长总会在饭前集合时说：“大家来一首《小白杨》！”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新老兵异口同声，放声高唱，气壮山河。虽然那时我在乌鲁木齐市市区边上的一个装甲部队服役，可每每唱起这首歌，就感觉自己也是那个手握钢枪在白杨树下为祖国站岗放哨的边防战士。以至于后来在部队服役年头多了，就觉得无论是在哪里服役的军人，他们的内心和本质其实与边防军人是一样的。虽然所在岗位不同、所处环境不同，但他们无怨无悔、甘为祖国守边防的心是相同的。

军校毕业后，我来自边防的教导员那里知道了《小白杨》这首歌曲的原型人物，知道了这个感人而又励志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西北边陲的塔城裕民县塔斯提边防连。以致再唱起这首歌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勾勒出那个矗立在祖国边防线上哨所和哨所旁那棵孤独而顽强生长的白杨树，以及在白杨树下那个巍然屹立的边防哨兵的画面。遗憾的是，在长达25年的军旅生涯中，我却从未走进过这个边防哨所。直到2019年5月，退役3年的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塔城，才有幸来到这个在心里传唱已久的神圣之地。

那一天，我们采风团的大巴车从巴尔鲁克山直奔塔斯提边防连。途中，连绵起伏的绿色群山中，一面画在远处山梁上的巨幅国旗吸引了我的目光。随着车辆的转折和颠簸，我的目光始终盯着那面国旗，就像一名坦克手，无论战车怎样驰骋纵横，他都始终锁定着所捕捉的目标。我想，只有战士才会在山体上绘制出如此巨大而震撼人心的国旗。它不仅宣示了一个国家的主权，也展示出边防官兵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多年来，我走过很多个边防连队，通常情况是，你在哪座山体上、墙壁上或是屋顶上见到了国旗，那里就一定有一群默默无闻的边防官兵。虽然，后来才知道那面巨大的国旗是兵团九师制作的，但化剑为犁的兵哨所，哪一个又不配称作一名战士呢？

大巴车百折千回，终于吃力地驶上了一个山包，一座迷彩裹身的塔哨和几棵高大的白杨树映入眼帘。前来接待的战士告诉我们，这就是曾经的塔斯提边防连，也就是《小白杨》这首经典歌曲的诞生地。因为有了这首闻名遐迩的《小白杨》，塔斯提边防连，也被大家称作“小白杨哨所”。

塔斯提，哈萨克语为“石头堆”的意思，这里曾是堆满了石头的一片荒滩。塔斯提哨所建于1962年，原为塔斯提

风吹边关小白杨

■堆雪

连哨前哨。哨所条件十分艰苦，“天当被子地当床”就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就是在这种极度艰苦的环境里，守卡官兵艰苦奋斗，以苦为乐，忠实履行着卫国戍边的神圣使命，用生命和热血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1983年，哨所的锡伯族战士程富胜回伊犁探亲，把带回的白杨树树苗种植在哨所旁，就是官兵以哨为家，像白杨树一样扎根边防、顽强生长的精神写照。哨所位于巴尔鲁克山脚下，水源十分匮乏，哨所周围没有一棵树。当时战士每天擦脸、饮用、漱口等日常用水，每人只有一人用水壶。大家平时都舍不得喝水，只有在极度干渴时才才抿一小口。但为了让树苗成活，大家千方百计把这弥足珍贵的水节省下来浇灌树苗！在边防官兵的精心呵护下，十棵白杨树苗终于活下来一棵！这个真实感人的边防故事，深深打动了诗人梁上泉和作曲家士心，一首声情并茂的《小白杨》便应运而生，且很快在军营内外传唱开来。

高高的塔哨，巍然屹立，仿佛站立在边防线上的哨兵。“祖国在我心中”六个大字，在塔楼最高处熠熠生辉。塔楼下的墙壁上，“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标语，赫然在目。彼时，涌动胸膛的万千情思，都不如站在那棵饱经风雪、白杨树下放歌一曲。全体采风团的作家诗人们，一个个像精神抖擞、激情饱满的战士一样列队，挺胸、昂首，齐声高唱——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小白杨，小白杨，也穿绿军装，同我们一起守边防……

歌声悠扬，久久回荡在巴尔鲁克山脉深处。歌声雄壮，久久激荡在塔斯提的边防线上。

在告别“小白杨哨所”时，我在边关的风中再一次拥抱了那棵为祖国站岗放哨的小白杨。我知道，每一个在这里持枪站立的军人，都有资格把他们的青春和名字镌刻其上。

■汪泽仁

怀念巴里坤湖

★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自从18岁离家入伍，不觉已经12个年头，虽然回家探亲的次数不少，但细细回味，回乡驻留的时间实在有限。然而，家乡却无时无刻不填满我的心间。

记忆中的一个黄昏，母亲站在院墙边的土坎子上，见我和小伙伴在田野里疯跑，她停在那里总要看上好一会儿，才大声地喊我回家吃饭。

通向家的小路有稀疏的白杨，家门口则是两棵张开了臂膀的沙枣树，仿佛时时都在等着拥抱我……

我的家乡在新疆哈密的一座古城巴里坤。巴里坤，古称“蒲类”，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类国。古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有“古牧国”“万驼国”美誉，是新疆历史上“三大商都”“八大名城”之一。古城南依天山，北接巴里坤大草原，雪山晶莹、松林青翠、草原辽阔，是新疆境内离雪山最近的县城。

那里大大小小分布着数个小型的草湖，记录了我快乐成长的童年。秋季的故乡，有雨无雨都很美，晴空暖日，碧波荡漾。草湖周围虽不是遍地鲜花，却因



娄山关（油画）

邹海清作